

这就认出我了？

我打定主意要救解语花，出了刑司，便径自去向养心殿，狗鹅子亲自下旨关押，没有他的口谕，刑司是不可能放人的。

毕竟是有求于狗，不能空手，于是我特意半路顺了个食盒。

但是因为顺手牵羊的太随便，到了养心殿门口一打开，我才发现这是狗鹅子最不喜欢的点心。

不过没关系，心意到了就行，就是这么草率。

进了门，屋里不止狗鹅子，太子也在，两人正在下棋。

我走近看了一眼棋盘，我都死了好几天了，你俩这棋艺咋一点进步都没有？

一对儿臭棋篓子，丢人现眼丢人现眼！

我正在那撇嘴，就见两人都将目光投向了，太子眼中还带了点讶异。

我对着太子看了回去，看什么看，还不快跟本祖母请安？懂点事儿好吗？

然而面面相觑半晌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三人行必有一人行大礼，不是狗鹅子，不是龟孙子，哦，是我！

但是我有点纠结，我这个大礼可以行，但你这个龟孙子会不会折寿，我就不确定了。

但是管他呢，又不是我亲孙子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。

于是我立刻一福到底，嗓音嘹亮：「拜见太子殿下！」

太子正探寻地瞧我，被我这一声请安吓得差点跳起来，脸都涨红了：「平、平身。」

狗鹅子却是眉头狠狠一拧，面上就浮上一层薄怒：「谁准你行礼的，起来！」

太子飞速地瞟了一眼狗鹅子，生怕他怪罪我，连忙打圆场：「你这性子，倒甚是活泼爽朗，与京中女子大不一样。」

那是！我可比她们加起来心眼儿都多！

我心里暗笑，太子跟他狗爹不一样，自小就是真的好脾气，一句重话都没说过，软得很。

我清婉弯唇，轻挽了挽耳边碎发，驾轻就熟地装成一朵清新脱俗的小白莲：「殿下过奖了。」

狗鹅子目色不善地打量了我和太子一眼，心情似乎更恶劣恶了，不耐烦地吩咐承安：「传朕口谕，盛雪依身患隐疾，不便

行礼，今后免除诸事礼仪。」

你才身患隐疾，你全家都身患隐疾！

等等，他全家也包括我。

.....你全家就你身患隐疾！

再等等，他刚刚好像免了我的行礼？！

果然姜还是我辣，随随便便一出手，就试探出了狗鹅子在心中认定了我几分。

以他苛漠凉薄的性子，一个七品县官之女，别说隐疾，就是真残，该下跪还是得跪，如今却对我如此殊待，我不多想都不行呢。

狗鹅子被我洞悉的眼神看得发恼，将手中从太子阵营吃掉的棋子扔进棋篓，冷声问道：「会下棋吗？」

哟！你这臭棋将还好意思问别人会不会下棋？

「不会。」我淡定回道。

他睨了我一眼，语气嘲讽：「朕听闻盛家三姑娘，下棋品茗、赏画作诗，无一不精。」

听闻个屁！就你耳朵长。

我眯起眼睛假笑：「既是传闻，自然不足采信。」

他被我噎得够呛，黑着脸半天没说话。

天色已晚，太子启声告退。

我将他送出门去，他却并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低声嘱咐：「父皇虽严厉肃重，但若小心侍奉，也不会为难于你，你莫要害怕。」

我害怕？

我很努力地憋住才能不笑，太子真是个可爱的男孩子。

他的可爱和解语花那种一见倾心、二见怜心、三见走心的魅惑勾人的可爱不同，他是如冬日暖阳明明朗朗的可爱，是像小兔子乖乖萌萌的可爱，是若棉花糖甜甜软软的可爱。

真是可爱到小心心都化了。

他没察觉我千姿百态的内心戏，只顿了一顿，面上染上一层薄粉：「婚约之事，非你之错，我会再劝父皇，不必忧心。」

我倒是不忧心，反而有点同情太子，他狗爹在他这个年纪都有娃了，他却连老婆都没有。

不仅没老婆，还得眼睁睁地看着老婆变祖婆，真是实惨本惨，倒霉本霉。

祖婆对不起你，但祖婆将来也不会补偿你，只能当下劝你一句：「世事难料，天恩难测，殿下也莫往心里去。」

他似乎没想到我会反过来宽慰他，怔了一瞬，才弯唇一笑：

「好，我记住了。」

送了太子回来，狗鹅子已经在批阅奏折，明灿灿的烛光下，面色肃穆，喜怒难辨。

我觑他几眼，心想都是千年的狐狸，总得玩儿点聊斋，就比如借尸还魂、倩女还阳什么的。

但饶是我脸皮再厚刀枪难透，当着一国之君的面问「你看我像不像你妈」，也是颇有些难以启齿的。

主要还是怕死。

就在我思忖着以什么语气委婉点儿的时候，狗鹅子却开口轻叱道：「怎么去这么久？」

让我送的是你，嫌我去的久的也是你，宁不觉得自己有点叛逆吗？

他瞥了我一眼，薄唇轻启：「过来。」

他说话的时候，殿内正有夜风刮过，搅动了一室灯火，烛光暗了一瞬才复又亮起。

而他背着光，抬头看我的时候，目色清冷沉郁，表情难以捉摸。

说实话，我有点害怕。

从我还阳到盛雪依身上之后，就觉得他跟以前恭谨仁孝的样子不大一样了，似乎有种危险的气息，总让我不自觉地绷紧神经，只想苗头不对，赶紧撤退。

但现在我不能撤，我撤了，解语花就凉了。

于是我暗暗捏紧了手指，慢慢走向他，在离他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，我停了下来，而我敏锐的直觉小触角已经开始炸毛了，这让我有种不大吉利的预感。

狗鹅子面色冷峻地搁下笔，突然伸手将我一扯，手臂环着我一转，我便跌坐在了他的腿上，未及反应，他又是一把圈住我的腰，沉声道：「别动。」

我没动，因为我懵了，义无反顾地懵。

但是没关系，这个莫慌，问题不大。

他缓缓将头倚在我的颈窝，冲着桌案扬扬下巴：「桂花糕。」

桂、桂花糕？他不是最讨厌桂花糕？

我的思绪乱地像一根绳儿上的蚂蚱，疯狂的地胡窜蹦跹，手却比脑子快得多，自顾自地就将食盘拉了过来。

他似乎对我的乖顺颇为受用，轻轻弯一弯唇，随声吩咐：「喂朕。」

我又没动，这次不是因为懵，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病，年纪轻轻脑子就被驴踢了，难道他以为他让我喂我就会喂吗？

我确实会。

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狗鹅子不喜欢桂花糕的原因，是因为以前有一次我喂了琮儿，却没喂他。

但其实我是怀疑那桂花糕有问题，依照三人行必有人试毒的定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认定的未来储君狗鹅子，就只能是琮儿了。

那我让人试毒，我肯定不能说：「这有毒，你试试。」

我指定得好好地将刀藏在笑里：「这好吃，你尝尝。」

可狗鹅子却一心认定我偏向琮儿，自那以后就再也不吃桂花糕，甚至不准许出现在他眼前，继位之后还把宫里地桂花树都给砍了。

这宏伟的气量，亏你还是个大男人！

思及此处，我不禁暗暗叹了一口气，行吧，就当老母亲给你最后的宠爱。

可就在我偏身欲拿糕点的时候，狗鹅子却倏地抬手捏住我的脸庞，手腕一动，便将我扭向他。

我被迫与他对视，他是惯常的面无表情，只一双黑沉沉的眼珠牢牢地锁定我，眨也不眨，他的眸色极深，像是丛野深处的无尽悬渊，引着人跌落进去。

我咽了咽津液，心跳渐渐加快起来，忍不住想，若我现在开口认亲，他是会意会，还是会降罪。

但是毕竟俗话说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狼崽，机会都是留给豹子胆儿

我心一沉，便要开口，却才齿节微动，就被他的指尖点在了唇间。

他轻轻「嘘」了一声，缓缓移动手指，燥热的指腹一点一点细细描摹我的唇瓣，动作温柔至极，眸色晦暗深凝。

这场面太过诡异，一下就把我给整不会了。

他却手指慢慢下落，轻捏住我的下颌一抬，微微屈颈，唇便凑了过来。

我大惊失色将头向后仰去，却只觉他箍着我腰的手臂骤然收紧，火热的手掌一把按住我的脊背将我压向他，那力道透着不容拒绝的强势。

我动弹不得，眼见着吻便要落下，殿门却唰地被推开，承安急促地脚步声响了起来。

我心神大震，立时便要挣开，却被狗鹅子死死圈禁在怀中，他的眸中俱是凌厉的怒意，不由分说就摔了杯子过去：「滚出去！」

承安额头登时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子，却嘭地一声跪倒在地：「皇上恕罪，漠北军情急报。」

狗鹅子面色微滞，终是压下眼中不甘的愠色，松开了手。

我忙不迭地从他腿上下去，却在电光火石之间，突然想到一些事情。

想到他曾免过薄妃的行礼问安。

想到他也曾将薄妃圈在怀中宜喜宜嗔。

想到他还曾因薄妃的一句喜欢，便又准许宫中出现桂花糕。

这让我有点惊悚，我以为他是认出了我，谁知他是看上了我。

合着我拿你当儿子，你想当我老公？

伦理上，现在不成问题。

心理上，我也没那么在意，毫无血缘又不咋熟悉的养母子而已，这在我天赢朝的皇家秘史里，真的只能算最低级的人性扭曲，最基础的道德沦丧。

毕竟先祖为了表姐兄弟反目，我爹当年强娶亲姐生下了我，而我为了完成当太后的梦想，是借了我爹身为摄政王一手遮天的便利，强行入宫嫁给了我堂哥，一对比真是小巫见大巫，甚是拿不出手呢。

不过利益上，占不到大便宜就是吃亏，让我真的不大乐意。

当媳妇儿哪有当妈爽，媳妇儿那么多，妈却只有一个。

况且当了妈，还能救解语花.....

我定了心思，便要启声，却才张开口，怀里便猝然被狗鹅子扔进了一个牌牌。

我一瞧，嗬，狗鹅子的随身腰牌！

见之如见君！

好东西！

值钱！

我面色一喜，这是许我放了解语花的意思？

我不禁探寻地看向狗鹅子，却见他倏地别过脸去，只绷紧的下巴显示出了他的不高兴。

但是我开心就好，才不管你死活！

我喜滋滋地将宝贝收起来，正纠结要不要假模假样地谢个恩，就听他又开口了。

「别废话！」他声音闷闷地传来：「朕忙得很，出去。」

得嘞！

虽然我干啥啥不行，但我滚球第一名，立刻就麻溜儿地出了门。

我终于将解语花带回了启祥宫，他伤得极重，还发了高热，浑身滚烫，意识不清。

送走太医，我又吩咐了宫女去煎药，便拿着伤膏坐在了床头，谁知刚抹上他的伤口，他的身子就蓦然一弹，仿佛狠狠抽了一鞭，骤然哀叫出声。

我吓了一跳，才要收回手，却陡然被擒住了腕子，他手上的温度极烫，如烈火一样圈缠上来，压根挣脱不开。

我望向他，只见他面色潮红，额头鼻尖俱是细密的汗珠，迷迷瞪瞪地睁开眼，眸中氤氲着濛濛水汽，因发着高烧，微扬的眼尾也蒸腾出薄影影的桃花色，似天边的盈盈云霞凝染，依依不肯离去，当真可怜又可爱。

我不禁轻轻叫他：「花儿。」

他湿漉漉的睫毛骤然一颤，眼泪便生生滚落下来，唇角委屈地向下撇着，细微的呜咽自喉间低低泄出：「姐姐……」

我低声哄他：「你松手，姐姐为你上药，好不好？」

他实在烧的糊涂，连反应都慢了半拍，好半天才将视线转向我，但目光却是雾蒙蒙的，吃力地眨了几次，在看清我那一瞬，眼睛倏地睁大，露出了极为惊异的神色。

又四目相对片刻，那惊异渐渐掺杂了浓缠的迷惑与犹疑，隽逸的眉头一会儿拧起，一会儿又松开，蓦然连气息都加快了起来。

他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须臾，唇瓣迟疑地翕动，那口型分明是「姐姐」。

我缓缓覆上他的手背，掌心的热度源源不断地传来，顺着脉络一直暖进心里，不禁微勾唇角，目色笃然地看着他：「是我。」

他的手剧烈一颤，眼中骤然迸发出灼烈神采，倏地从床上弹起，像只小猎豹一样朝我扑来，我眼前一晃，便整个人都被他拥裹进怀里，直箍地喘不过气来。

我才略微挣动，他就立刻惊慌地将手臂圈得更紧，随着一连串的「姐姐」在耳边哽咽，又有一连串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洒在了我的肩上，滚烫的几乎将衣服灼出洞来。

我任他抱了片刻，实在忍不住：「花儿，你能先松开吗？」

大夏天的，真的有点热。

「我不！」他断然拒绝，执拗又委屈地小声控诉：「我松手你又不见了。」

「那倒也不至于，」我宽慰他：「我现在年轻力弱的，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第二遍。」

他一把捂住我的嘴，急的眼泪又坠了下来：「不许你胡说。」

我心头微暖，慢慢微笑了出来，静静地瞧他。

他眉头微微蹙着，亦怔怔地凝望着我，眸色闪烁几霎，白皙修长的指节便抚上我的脸颊，目中有着极为复杂深重的忧虑。

咋着，看你这表情，对我这副新行头还不大满意？

那你是没见过我装白莲有多顺手，简直是盛世白莲本莲。

「你……」他才犹豫着启声，突地又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我忙将他扶回床上，他原就是凭着一口气强撑，一躺下更是虚脱发软，整个人都像是在水里捞出来的，连喘息都有些费力，目光却依旧一瞬不瞬地凝在我的脸上，生怕我消失了一样。

我又拿过药膏，看着他身上触目惊心的伤口，一时真不知该从哪儿下手，轻了又轻地将指尖落下，就听他嗓音低哑地开口：

「姐姐，我不疼，你别难过。」

不疼？

我手上加重了几分力道，他霎时狠狠倒抽一口冷气，骤然缩紧了身子，差点滚下床去。

「这会儿疼了吗？」我问道。

他急促地低喘几息，颤颤微微：「疼。」

看来还没病入膏肓，这我就放心了。

终于上好了药，刚将瓷钵放下，便听外面传来了承安的声音。

「盛姑娘，陛下有请。」

我立即要起身出去，却又被解语花拉住了衣角，一低头，正望进他眸色惶惶的眼，满是不安的神色，像小动物一样羸弱可怜：「姐姐，你走了还会回来吗？」

我面色不禁柔和：「当然会。」

他却抿了抿唇瓣，眼圈红了一片，微微垂下沾着雾气的羽睫，小声哀求：「姐姐，别丢下我，我害怕。」

我余光扫到他悄悄收紧的葱白指节，心里怜意越甚。

当初偏宠他，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后来却发现，他实在是一个聪慧润透、温柔解意、明眸善睐的.....撒娇精。

他会拉着我的手覆在心口，楚楚可怜地说：「姐姐召别人的时候，这里疼。」

他也会轻轻勾住我的小指，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姐姐以后只看我好不好？」

他还会将毛茸茸的脑袋枕在我的膝头，泫然欲泣地求：「姐姐以后只喜欢我好不好？」

试问这样可心动人的美少年，谁能忍心拒绝？

是人都不忍心。

不过我忍心，因为我不是人，我也没有心，总在意这忍心不忍心的，太难为我了。

但我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可以试探出狗鹅子对我究竟是个什么心，那就是做我上辈子最后一月做得最多的事情：总是忽视他，还净顾着解语花。

若他真的认出我了，我即便怠慢他，他也只会生气但不会怪罪，哄哄就好了。

如果他没认出我，下旨降罪，我也大可直接认亲。

反正我有的是方法证明我就是我，他母亲的鬼火。

毕竟狗鹅子虽不信鬼神，但他信我，啊，我真厉害。

所以我立刻对外头道：「我已经歇下了，劳烦公公代向皇上告罪。」

话音未落，门砰地被一脚踹开，狗鹅子阴沉着神色大步踏了进来，脸黑的直追锅底，语色森森：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外面，差点咬到舌头：「你、你听错了，我没说话，是吧，花儿？」

花儿并未应声，我低头看过去，只见他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一向魅惑如丝的狐狸眼中盈满厉色，毫无畏惧地迎向狗鹅子如冰峰般的目光，跟平日里温柔似水的模样大相径庭。

狗鹅子亦是面色沉凝，两人对视间更是火花带电，同时脱口而出：「你认出她了？」

话音一落，又是满场缄默，尴尬的缄默。

狗鹅子神色冰寒，暗测测的目光在我和花儿间来回梭巡：「你们在干什么？」

花儿冷道：「与你无关。」

他这话惊得我心头一跳，这么刚的吗？

这还是我那柔润似竹、温然解意的小男宠吗？

我忍不住瞧了瞧桌上的药碗，难道我刚才给他吃错药了？

狗鹅子锋眉狠狠一拧，立时疾步上前，伸手就拽住了花儿的衣领，花儿也毫不示弱地攥住了他的手腕，两人手中都用了力气，一时竟僵峙不下。

我大觉不好，赶紧将瓷钵丢开，上前拉住狗鹅子：「有话好好说，他还受着伤.....」

狗鹅子咬牙瞪我：「他这伤，可是为朕受的？」

他问得我一怔，答道：「自然不是。」

他理直气壮：「那朕为什么要顾及他的伤？」

我语塞：「那.....那不是.....你让人把他打成这样的吗？」

「是他自找的！」他冷漠地挑眉：「朕可不介意让他更伤一些。」

啊这.....

正僵持着，只见花儿忽然咳了起来，他发作的太过厉害，直咳得整个人都摇摇欲坠，却还保持着一贯的姿仪风华，宛如弱柳扶风，极是惹人心怜。

我急忙过去拍他的后背，好半天他才止住，反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掌心，虚弱道：「姐姐，我.....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」

我安抚地拍了拍他，担心我倒不是特别担心，就只是觉得他长这么好看，死了就太可惜了。

但狗鹅子见到他与我交手而握，脸色明显更难看了，怒气冲冲地抓住我另外一只手，然后.....

然后就没了。

吓我一跳，这其实我还以为他要将我手砍了！

我奇怪地看着他：「你干嘛？」

他撇过眼去，一脸傲娇：「你既拉着他的手，就也得拉着我的，这才公平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有病病吗？

花儿见狗鹅子将我的手攥得紧紧的，心下吃味，也收了收指节，将我拉的更紧。

狗鹅子见状更是不悦，一把将我扯向了他，花儿自然不肯示弱，一边托力稳住我，一边将我往回拉，两人互不相让，俱是狠狠地瞪着对方，眼神厮杀甚是激烈。

这俩，难道是在我死的那几天撕破脸了吗？怎么这气场好奇怪的样子？

我悄咪咪地拉了拉花儿，压低声音道：「他还不一定承认我的身份呢，你也别太肆无忌惮了，否则真的惹怒这只暴龙，就连我也救不了你。」

花儿还未说话，狗鹅子已经冷冷接口：「朕还在这，听得见！」

花儿目色一凛，随即便要起身：「姐姐，你不用怕他，他早已.....」

「闭嘴！」狗鹅子语色寒厉地打断他：「朕与阿祥说话，何时轮到你插嘴？」

花儿怒了：「你也不过是.....」

眼见着两人又要吵起来，我立刻断声喝止：「够了！」

我严厉地看着狗鹅子：「你，出去！让他安心静养！」

又转头对花儿道：「你，躺下！安心静养！」

他俩俱面色不忿，却到底不敢真的惹怒我，一时悻悻住了口，都紧紧抿着唇瞪着对方。

我推了狗鹅子一把：「出去！」

又将花儿压回了床上，把手覆在他的眼皮上：「睡觉！」

虽强行将他的眼合上了，却仍能感觉他薄薄的眼皮底下转来转去的起伏，我警告地轻咳了一声，他才乖乖安静下来。

片刻之后，我开门出去，狗鹅子正站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一副心烦气郁的样子。

我脑子里念头飞转，解释道：「你别误会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」

他却并不相信，只面色不善道：「你们睡一个屋子？」

「怎么可能！」我立即否认：「谁说的，造谣！」

「你说的。」

「我没说。」

「你说了。」

「我没有。」

「你有。」

「我.....」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点跑偏？

但是不管你现在关注的偏不偏，你马上就不偏了，不仅不偏，还只能关注这一件事儿了：我到底是你妈呢？还是是你妈呢？

于是我站起身来，整了整衣衫，不怀好意地望向狗鹅子，是时候让你感受一下母爱如山.....山体滑坡了！

他却并不容我出声，阴蛰的眸色陡然一暗，断口抢白道：「近日京都不太平，你明日出宫让追影跟着！」

我登时苦了脸：「换成逐月行不行？」

他微微挑眉：「为什么？」

我嫌弃道：「追影嘴太碎了，烦得慌。」

他道：「他只跟着，不做别的。」

我勉为其难：「.....凑合吧。」

等等！这话题转变太快我跟不上：「追影跟我出宫？去哪？」

狗鹅子并不应声，只微微眯了眯眼，便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我，似在等我反应过来。

我脑子呼呼地转，都快转成了大风车，可我还是没反应过来，只好在大大的眼睛里盛满虚假的歉意，眨巴眨巴地瞧他：怪我这副聪明样，让您高估我智商了。

狗鹅子的脸色已经够阴沉了，他竟然还能更沉，眼中火气骤然一凝，突地恶声恶气道：「爱去哪去哪！」

啥、啥玩意儿？

怎、怎么个意思？

难道我刚才听漏了什么？

看着我满脸呼之欲出的迷茫，狗鹅子面上蕴起怒气，用一种好心好意却不被领情的眼神狠狠剜我一眼，重重冷哼一声便挥袖离去。

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简直莫名其妙！！

我一边腹诽，一边又要推门回屋，而他竟然又折返回来，冷言冷语地命令：「你不准碰他！」

他顿了顿，又恶狠狠道：「也不准与他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！」

我觉得他有病，还病的不轻。

谁家的鹅子天天插手老子的感情生活？！

家门不幸家门不幸真是家门不幸！

就他刚才那跟上辈子薪火相传的对话模式，我终于确定，他不是看上了我，而是认出了我，且之前都是在试探我。

当然主要证据还是追影。

追影和逐月，是狗鹅子的两个御用暗卫，武功之高，轻功之强，分是各自猖狂，合则天下为王。

而现在狗鹅子将追影派来保护我，无异于把半条命都给了我，在他浅薄的前半生，再宠谁都没这么做过。

所以隐形的太后，我又觉得我可以了！

至于为啥他会表现的像一个纠结患者自我拉扯，大概是我换魂还阳这件事，鸡鸣狗跳地打乱了他内心世界的秩序，他怎么也得尝试维护一下。

不过没被刺激疯都算正常，我不担心，我还很开心，毕竟刀不锋利马太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！

但是有个事儿我没搞懂，我究竟为啥明天非要出宫？

这个问题，我用我聪明的小脑袋瓜做了一晚上梦，都没梦出个所以然。

直到第二日一早，听宫女谈论起宫里要开始为祷丰节做准备，我才恍然大悟过来，看了一眼日子，今天果然是傅丞相的忌日。

傅丞相是我母亲的前夫。

当年他与母亲为了避免我爹大开杀戒、生灵涂炭，忍痛和离，但人离心不离，他终生都未再娶。

即便母亲逝世，他也一直对我照顾有加，甚至在我夺嫡失败后，为我顶罪而死。

看看人家，一心一意为我掏心掏肺掏口袋，比我亲爹还像亲爹。

而我的亲爹，却因为母亲难产而死迁怒于我，要不是母亲死前嘱咐他好好照顾兄长和我，他早就弄死我了。

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！

不过我真没想到，狗鹅子连我每年拜祭这事儿都记得，还挺有心，当然肯定还是没有我有心。

毕竟每年专门去扫墓的是我。

把傅丞相和母亲合葬的也是我。

啊，我真坑爹。

想想还美滋滋的。

傅丞相一生都没有子女，所以他的生忌死忌我都会去看看他。

本来我是好心，但是我真傻，真的。

如果我能回到过去，我一定会告诉我自己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既然没有心，就不要硬好心，因为好心遭雷劈。

但是我无法回到过去，所以我只能直挺挺地遭着雷劈。

我站在傅丞相的墓前，被身着戎甲的傅长卿扔下一个又一个惊雷。

他明明眉目锐利，却满眼愧悔：「雪儿，是我对不住你。」

他明明轮廓肃凛，却语色颤抖：「雪儿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」

他明明体格伟岸，却似生生矮了一截：「雪儿，我现在带你走，你还愿不愿意？」

我仰头看他，表面很平静，内心却慌得一批。

这确实是傅长卿没错，是傅丞相的侄孙儿没错，是我亲自选来的二十岁侍卫统领没错。

但他竟和盛雪依有关系？

还是青梅竹马的关系？

我应该怎么回答？

我特么能说啥？

要不.....你收拾收拾去世得了。

见我默不作声，傅长卿怔怔地凝视我半晌，眸中蒙上一层化不开的伤心，像一只丢了肉骨头的大狗，极其艰难地开口：「你是不是都知道了？你是不是.....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？」

我吧，我觉得吧，这种时候吧，我不想要我觉得，我只想要你觉得。

毕竟对有些人来说，你若给他一片天地，他能上演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。

所以我努力压住了内心热烈奔放的无数卧槽卧槽卧槽，努力地问了一句「你觉得呢」？

果然我一出口，他就露出来一副心如刀绞的表情。

我慈祥地看着他，示意他可以慢慢绞不着急。

但是他哀痛又哀怨地瞧了我一眼，一开口，就轮到我心如刀绞了，因为他后退了一步，恭敬地施了一礼：「是属下僭越了，请少主恕罪。」

少、少主？

什么少主？

哪个少主？

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穿越了？

哦，我是穿越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行按捺住懵逼的心颤抖的手，不动声色的套话走一走，最后成功把自己给套了进去。

这事儿真的很巧，是综天下倒霉之大集的巧。

我，先从堂堂太后，穿成了太子妃。

然后又从堂堂太子妃，降成了御前奉茶女官。

如今又从堂堂御前奉茶女官，变成了凌天盟的少主。

一盟之主诶！

三重身份诶！

听起来是不是好有面子诶！

可惜凌天盟是个反动势力。

还是个存续几十年、组织庞大的反动势力。

但反动势力它也是势力，我们不能歧视它对吧！

然而我这个少主并没有实权，因为我妈是凌天盟的叛徒。

这个「我妈」指的不是我上辈子的亲妈，而是盛雪依的妈。

那为啥盛雪依她妈是叛徒，盛雪依还能当少主呢？

因为盛雪依她妈死了，然后盛雪依成为了这世界上，唯一的疆夷王族之后。

当年疆夷被我们天嬴灭国之后，代表王室利益的四位长老酒带领幸存的不屈子民创建了凌天盟，并拥立盛雪依她妈为主，意图反天嬴复疆夷。

凌天盟之名就由此而来，取「凌驾天嬴之上」之意。

后来盛雪依她妈死了，盛雪依就成了凌天盟的少主，再后来盛雪依也死了，我就成了凌天盟的少主。

而眼前的这位傅长卿，就是凌天盟长老安排在盛雪依身边，护卫她长大的青梅竹马。

但盛雪依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身世，直到她入京之后，凌天盟觉得可以借着她太子妃身份的便利搞事情，这才让傅长卿联络她。

傅长卿一边说着，我一边疯狂地发散思维、总结中心思想、顺便怀疑人生，他却突然往四周瞧了一眼，警觉道：「有人来了！」

我跟着他的视线往周遭看了看，虫鸣鸟叫，渺无人烟。

他急促道：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会安排宫内暗桩与你联系。」

他静了静，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千言万语欲说还休，只突然伸手将我拽进怀中紧紧搂住，掷地有声地保证：「你放心，我豁出性命也定会护你周全！」

话音未落，他便一闪身没了人影，我不得不感叹，轻功还挺好。

过了片刻，一辆马车缓缓停在了我身后，侍从开口唤我：「姑娘，该回了。」

我闻声回头，只见两匹马不安地踩着蹄子，像极了我不安的脑子。

我顺着脚凳一步一步踏上去，只觉得每一脚都像踩在荆棘之上，直到进了车厢，依然觉得如坐针毡，锋芒在背。

傅长卿的出现，盛雪依的身份，大大打破了我既有的认知。

这事儿吧，我觉得有点遭不住。

我之前笃定狗鹅子认出我的证据：

一是他对我的纵容殊待，

二是准我出宫允我扫墓，

三是派了追影随行护送。

可如今再看，他的恩宠放任，是早知道了盛雪依的凌天盟少主身份，更像是欲擒故纵的手段、秋后算账的预判。

而催我出宫扫墓，则更可能是我会错了意。

毕竟他给我腰牌、令我休沐之时，不曾有任何关于拜祭的言辞，与其说是记得「我」的习惯，不如说是给「盛雪依」的圈套，看她是否会联系凌天盟。

至于追影，既可以视作保护，也可以看成监视，更可以是为了防止我逃跑。

陷阱那么多，而我全都中，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，倒霉到家了！

经过这么一分析，我才恍然大明白过来。

狗鹅子当初选盛雪依为太子妃，或许是为了平衡朝局，可后来，他察觉到了她的真正身份，于是便借着我的葬礼之由，没有将赐婚圣旨下达，而是想利用她将凌天盟连根拔起、一网打尽。

然而盛雪依死了，我却活了。

哦～这奇妙的人生，把我的之前猜测全推翻了可还行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